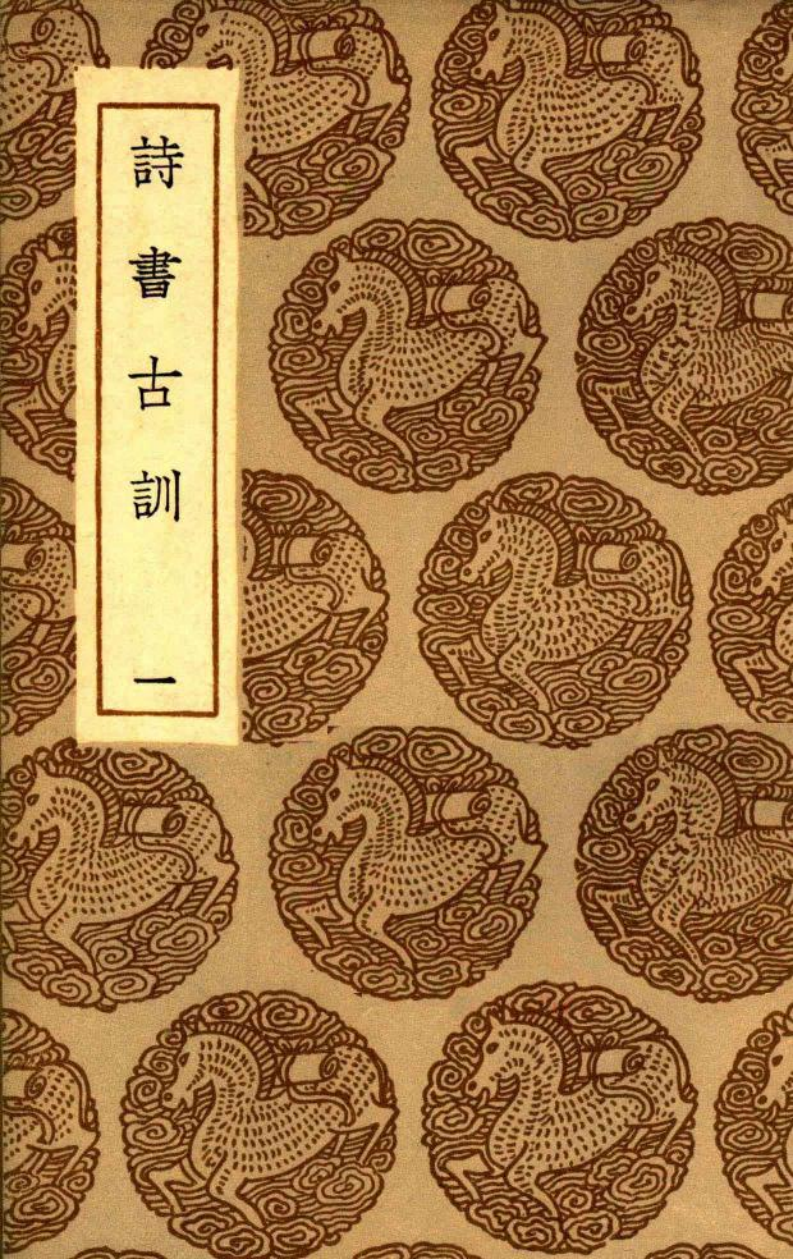


詩書古訓
一



詩書古訓

(一)

阮元錄

序

萬世之學。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爲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爲據也。詩三百篇。尙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爲學。以此爲教。故一言一行。皆尊奉不疑。卽如孔子作孝經。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每講一義。多引詩、書。以爲證據。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義乎。詩曰某某。卽此也。書曰某某。卽此也。否則尙恐自說有偏弊。不足以訓於人。是周時孔、孟之引訓於詩、書。猶今人之引訓於論語、孟子也。試觀孔子最重孝道。孝道推本文王、周公。是故孝經引詩孝子不匱。聿修厥德。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孟子最重性善。性善推本於孔子。孔子推本於詩。是故引蒸民秉夷物。則懿德。此最明著。人人皆知者也。又春秋時。列國君卿大夫。引詩、書者。亦皆明著者也。耐何後儒臆造諸說。以擬聖經。若法言以後等書。世人樂講其書。而反荒詩、書乎。元錄詩書古訓六卷。乃總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經。此十經中。引詩、書爲訓者。采繫於詩、書各篇各句之下。降至國策、罕引詩、書。極至暴秦。雜燒詩、書。偶語詩、書者。棄市。動輒族誅殺降。以殺戮爲功德。詩、書所繫。豈不大哉。漢興。祀孔子。詩、書復出。朝野誦習。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詩、書者。多存古訓。惟恐不能盡醇。則低寫一格。附之於後。以晉爲斷。蓋因漢、晉以前。尙未以二氏爲訓。所說皆在政治言行。不尙空言也。然此所寫列者。皆古聖賢子史已經引出之訓。其未經引證者。若伏而讀之。訓而行之。引申觸類。章句正極多矣。

道光十六年阮元序於集賢院直廬。

昔家大人撰集十三經經郭一時所采之書未得詳盡且抄胥遺錯不能付刊久藏於篋道光十五年京師欲撰詩書古訓將詩書二經提出錄成六卷付門下士畢韞齋光琦校定之刪節之增補之遂爲完書道光十九年冬十二月男福祜謹識

詩書古訓卷一上

儀徵阮元錄

詩

尙書舜典詩言志。

論語泰伯子曰興於詩。季氏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禮記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樂記詩言其志也。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

荀子勸學篇詩書故而不切。

國風

禮記樂記師乙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周南、召南。

論語陽貨。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孔叢子記義。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

漢書匡衡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關雎。后妃之德也。

論語八佾。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淮南子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

韓詩外傳卷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漢書杜欽傳是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呂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禮記緇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列女湯妃有嬖傳有嬖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嬖之謂也

漢書匡衡傳孔子論詩呂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呂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鹽鐵論執務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

鐘鼓樂之

論語泰伯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韓詩外傳卷一。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罄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保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卷五。孔子曰。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是刈是穫。

爾雅釋訓。是刈是穫。穫。煮之也。

服之無斃。

禮記緇衣。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

曰。服之無射。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白虎通嫁娶。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寔彼周行。

春秋左氏襄十五年傳：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寔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寔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

淮南子俶真訓：今蠶織機而在上，罍罍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寔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卷九：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禮記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肅肅兔置。楹之丁丁。

墨子尙賢上。文王舉閔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列女楚接輿妻傳。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置。楹之丁丁。言以怠於道也。

赴赴武夫。公侯干城。

春秋左氏成十二年傳。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其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呂氏春秋報更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甯。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

鹽鐵論備胡。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

中論法象。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

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芣苢。后妃之美也。

列女蔡人之妻傳。女曰。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采之。終於懷攝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列女阿谷處女傳。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辨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汝墳。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列女周南之妻傳。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頰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韓詩外傳卷一。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卷九。孔子曰。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

邇。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註。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

禮記射義。士以采芣爲節。采芣者。樂不失職也。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風有采芣。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昭元年傳。又賦采芣。曰。小國爲芣。大

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

公侯之宮。

獨斷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曰。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賦草蟲註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鹽鐵論論誹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帝報書曰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說苑君道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禮記射義卿大夫以采蘋爲節采蘋者樂循法也昏義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春秋左氏襄二十八年傳。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甘棠美召伯也。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士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昭二年傳。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註。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鹽鐵論授時。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

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漢書王吉傳。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鄭駟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韓詩外傳卷一。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說苑貴德。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白虎通封公侯。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曰二伯。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巡狩。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

漢紀卷二十九。或說天子五廟。而無其文。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賢貴功之道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春秋左氏僖二十年傳。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襄七年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列女召南申女傳。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列女召南申女傳。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孔叢子記義。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橫而委蛇必折。

標有梅。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韓詩外傳卷一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虺也吠。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註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虺也吠脫脫安徐帨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周禮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

儀禮鄉射禮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